

反
卖
人
书

XIBIAN YESHI

西边叶拾

董鼎山 著



YE
DU
CONG
SHU

夜读丛书

一个居住在“西方”的华裔人，他眼中的中国和美国是怎么样子？这里涉及到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直至他的个人生活，都有助于您大开眼界。

西 边 叶 拾

董鼎山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特约编辑：汪耀华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沈蓉男

西边叶拾

董鼎山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东张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30,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0

书号 8259·036

定价 1.25元

ISBN 7-80510-048-9/J·9

“夜读丛书”出版前言

夜幕降临，当你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准备怎样打发这难得的闲暇呢？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自是一种消遣；而读一些有趣又有益的书籍，则更会感到其乐融融。

学林无垠，书囊无底；兴趣不同，要求各异。我们不能包揽一切，但是希望能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合口味的读物，让读者们伴着书本，度过难忘的夜晚，在轻松愉快之中获得知识，获得教益，获得乐趣。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夜读丛书”。

“夜读丛书”是综合性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要；它的表达形式是多样化的，力求短小精悍，简练明快，不拘一格，让人易读和爱读；它的出版是系列化的，每辑十种，一次推出，各种之间没有一定联系，但也注意了品种的搭配，力求“营养”丰富，不致使读者“偏食”。

正当“夜读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共20种，其中包括《人的自我测验》、《博物记趣》、《〈金瓶梅〉漫话》、《记忆惊人的途径》等）在社会上得以广泛传播之际，我们又把“夜读丛书”第三辑推向广大读者的

灯下、案头、床前，相信它将一如既往地受到大家的
欢迎。

编 者

目 录

以文会友(代序)	沈 寂 1
高山下的催泪弹	5
芙蓉镇日记	
——电影艺术与文学	8
《芙蓉镇》的两个剧本	27
谈文学作品改编电影	31
创作家与好莱坞	40
《秋瑾》观后有感	45
“中国电影周”在纽约	48
白酒·花生米与《点心》	52
傲慢·鲁莽·无礼	
——看《龙年》有感	55
我的朋友“黄小妹”	60
在赵景深的课堂内	62
华文漪·俞振飞·昆曲	65
见到了丁宁和白淑湘	68
在纽约观中国芭蕾舞	70
再谈中央芭蕾舞团	
——致丁宁与白淑湘	73

自作多情的“新闻”记者·····	77
堆砌词藻的“艺术”·····	79
读《人民日报》海外版·····	82
新闻写作与文艺笔调·····	85
新闻写作·文艺八股·····	87
世界作家·国际政治·····	90
文艺感染力的宇宙性	
——答冯亦代书·····	105
〔附〕 用笔沟通两国人民心灵	
——致纽约董鼎山教授书·····	109
龙飞·龙骧·龙套	
——读冯亦代的新集子·····	113
阮玲玉·童年及其他·····	117
从沈寂的《恶夜》谈起·····	120
《闲居集》与我·····	123
忆桑榆·····	126
诗人朗诵·····	129
访黄嘉德谈《西风》·····	132
“报鬼”谈《纽约书评》·····	135
外国人名译音问题·····	139
侠客与学童·····	142
质量与礼貌·····	145
意外的喜悦·····	148
同志们，师傅们！·····	151
天安门前的荒谬剧·····	153

圣诞卡·贺年片·致意·····	156
杂感与牢骚之外·····	158
从漫画看文明·····	160
未来学家看中国·····	163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	165
下江南·····	169
七返祖国·····	193
圣约翰与玉佛寺·····	208
参观中南海内的毛泽东故居·····	211
我看保守派评论家·····	214
耶鲁俱乐部的“荒谬剧”·····	217
“写自己”的风气·····	220
移民法与国际笔会·····	223
后 记·····	225

以文会友(代序)

沈 寂

那是40年代。当我离开圣约翰大学，转学到复旦时，董鼎山正好从别校转到圣约翰。我们没有在同一教室里上过课，不能算同学，但成了一同攻读西洋文学的校友。

后来，我们因偶然的会，在同一家报馆工作。报纸是新办的，我和董鼎山同一天报到，见面时并不相识。互通姓名后，发现曾读过彼此作品，又因都喜爱西洋文学而一见如故。

董鼎山开始写作生涯比我早。他写的大多是散文，文笔优美，感情真挚。我写的全是小说。两人风格迥然不同。可是不知为什么，彼此都爱读对方的文章，到了互相推崇和钦慕的程度。不久，我主编一本刊物，请董鼎山每期为我写一篇小说和一篇有关英国浪漫派诗人的短篇传记(这事他在《传记文学的艺术》一文中提到)。他那别具风格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一年以后，我为他编选了小说集《幻想的土地》。出版之日，正是他出国前夕。他在告别会上将自己作品分赠给朋友们，留作友谊的纪念。

董鼎山的小说富有幻想和浪漫气息，也具有散文韵味，使人感到亲切和真情。文如其人，他自己也是既热情又真挚。我曾经说他：“把事业重于自己，把友情重于事业。”他在一篇短文上也提到：“我想到这是临别前的最后一夜，我的心绪真不知是如何的纷乱。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友情，世界上没有值得上友情的。”和这样一位志同道合、友情深厚的朋友分别，不仅是依依不舍，简直是怅然若失了。

他是去美国米索里大学攻读新闻学的。预计两年学成回国。没想到因种种缘故，从此30年未通音讯。在这漫长岁月中，他的音容笑貌和临别赠言常在我回忆中出现。尤其在感到世态炎凉时，益见亲切和温暖，也更怀念失去的友情。

我做梦也没想到，阔别了30年的董鼎山，以为再也不会相聚了，却意外地从辽远的美国回到故土。他自己说是“找回了童年的记忆，恢复了亲友间关系。”不论多久，不论多远，时间和空间都不能把友情割断和磨灭。我们都无法描绘我们重逢时的激动心情。先是热烈地紧紧握手，接着亲切地互相对望。我发觉他还是和30年前一样，虽稍见苍老，仍保持青年时代的朝气。我在蹉跎岁月里交一张白卷，而他在勤读苦学中渊博精深，成为美籍华人中颇有名望的学者和教授。他纵论欧美文学，剖析当代西方名著，研究作家和各种流派风格，绘声绘色，如数家珍。使人羡慕他博阅群览，钦佩他真知卓见。在他身上，年华没有虚度，生命没有浪费。我自惭形

秒，但喜不自禁地庆贺老友学术上的成就。

他送给我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天下真小》，选辑他第一次回祖国以来三年中所写有关“书”和“人”的短文。有论述文学、作家、出版界情况；也有自己的经验、遭遇、感触、思念和回忆。前者给人启迪，后者使人沉思。他称它们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我认为也是因友情而产生的智慧火花。

他以后几次回祖国，有的是以顾问名义，来到北京和上海；有的应高校之聘前去讲课。由于我的介绍，他认识了电影导演谢晋，两人成为艺术上的知音。在参加《芙蓉镇》电影探讨会上他又结识了很多电影界人士，他对电影艺术的精辟见解引起圈内外的赞赏。

我读他的文章，看到他与国内外艺术家的交往，发现他对作品理解如此深刻，和作家和睦相处、熟同一家，其中一定有个未为人知的奥秘。我从他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从他的谈吐语气中，领悟到他不是以评论家的身份对待作品和作者，而是把作家当作亲密无间的战友，了解他们的艰辛，体恤他们的甘苦，为他们的成功而喜悦，因作品的失败而惋惜。他们之间不是对立的堡垒，而是同一条战线息息相关的朋友。他们以文会友，又以友情为基础在文学艺坛上携手前进。友情使董鼎山和国内外作家友好相处，也得到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天下所以真小，是友情把四海的朋友凝结成一颗心。

去年，董鼎山来沪时告诉我：这一二年来他又

络续写了不少文章。我建议他结集出版，并把书名定为《西边叶拾》作为《天下真小》的续集。从这些文章中，大家又可以找到董鼎山念念不忘的友情。

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

高山下的催泪弹

听了许多好评之后，我终于在前日到现代艺术馆去看了谢晋的《高山下的花环》。这次谢晋在美国的作品回顾展，十部影片中，我共看了8部（两部漏了的是《青春》，与《啊，摇篮》），也不算少了。

出乎我的意外，在国内外受赞扬的《高山下的花环》并没有如《秋瑾》一样深深触动了我（在纯粹电影艺术观点上）。确然，我和同座者（以及戏院中几乎每一个软硬心肠的观众）流了不少的泪，在感情上极受冲动。不过电影的艺术不仅仅是感情上操纵观众。导演与编剧对情节的摆弄，如果把观众的情绪操纵到了极点，挤出了观众眼眶中的最后一滴泪，终会使他们在湿了三、四条手帕后发生反感。美国俚语把这类电影或戏剧称为“催泪物”，不一定是恭维的。

《高山下的花环》有好几个旁枝旁节的故事，终局都是悲哀的：连长与副连长的遗孀与孤儿，军长儿子的牺牲，少年勤务兵的锯腿，再加上那个高干儿子（指导员）的最后觉醒，各种镜头都迫人流泪。创造艺术的要诀是精选。与其把这些作等量齐观的处理（因而造成催泪场面的层层叠加），不如选出几

个重要的场面，而把其他的轻描淡写。这样不但减少了观众在感情上的负担，而且也可使2小时又3刻(太长了)的影片缩短为容易耐受的两小时左右。

可是话得说回来，催泪场面的众多以及片子的长也许正是此片在国内极为风行的原因。谢晋如要打入国际市场，他的目的必须是追求艺术的精湛完整，而不仅仅是努力迎合广大观众的感情需求。

在导演的技巧方面，我最惊服的是谢晋对片中各种不同气氛格调的应付自如。他对军营生活与战争场面的处理，与他对军人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及爱情场面的处理成为鲜明的对照：硬与软，阳与阴，粗豪与温柔。两种手法都证明导演的老练，尤其是后者的抒情、柔和光线的爱情镜头特别触动观众的心肠。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连长与副连长的两位性格宛然不同的爱人(美丽的斯琴高娃发福了)。

有人说谢晋是女演员的导演，一点也不错。在我所看的8部片子中，几乎每一位女主角都能尽量发挥了她在演技上与相貌上的长处，令男性观众油然而生爱。我的手头没有演员的中文名单，不能把我所喜爱的演员之名一一列出来。这些片子完全去除了外国人心目中的大陆妇女没有美感与性感的观念。即使穿了臃肿的乡下人棉袄，片中的这些少女还是十分可爱的。

《高山下的花环》中最明显的一个优点是各个角色性格刻画的锐利：正直诚实的连长，豪放直言的副连长，畏缩懦弱的高干儿子，温柔羞怯的连长爱

人，伶俐爽快的副连长爱人，以及聪慧灵敏的少年勤务兵等角色，都是个别的、突出的。他们都是真人，只有在这样情形下，观众在见到连长中弹牺牲时，才会惊讶地发出惋惜的叹声。我不知饰演连长那位演员的中文名字。如果他未获演技奖，那才怪呢！这位演员的饱经风霜的坚忍的脸，完全露出了中国农民的传统朴实特征。

早在20年前，谢晋已知道镜头移动的运用。《舞台姐妹》开端时的空中鸟瞰乡土景色，然后摄影机自空直下的聚焦于农村小戏台的镜头，曾受到不少国际影评家的赞赏。在这位导演的手中，摄影机并不是一件笨重器械。《牧马人》中的草原牧马的伟大场面以及《花环》中的战争场面，使影迷们急切等待他的《赤壁之战》。除了二部轻松的喜剧（《女篮五号》与《大李、小李和老李》）之外，他的作品都是催人流泪的。谢晋绝不是一个温情主义者。我希望《赤壁之战》（如《秋瑾》一样的历史片）会打破“催泪物”的框框。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日

芙蓉镇日记

——电影艺术与文学

古华告诉我，有一位加拿大人，曾经读过《芙蓉镇》的英译本，某次到长沙来旅游，一下了飞机，就向导游者询问芙蓉镇在哪里？

芙蓉镇当然不过是古华想像中的一个地方。名字是作者取的，这个乡镇可以是座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处峡谷里任何一个地方，它活在古华的想像中。因此，我觉得用《芙蓉镇日记》这个名字来记录这次在长沙所举行的“《芙蓉镇》电影改编学习讨论会”是切当的。

我们都被安排在门禁森严、专门招待贵宾的蓉园宾馆内。我们住的是有餐厅会议室的主楼。在花园散步时，可见到一幢幢散落在大树掩映中，供政府首长备用的洋房。在官位级别特别敏感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些洋房也有级别，例如，处长级的官员休想住在部长级的房屋内等等。据说丁玲以她在文学界的地位某次被安置在部长级的房屋，一到第二天就主动地搬到主楼来。不但她忍受不了孤苦伶仃的寂寞感，而且，每晚300元人民币的房价更使她

受不了。

因为这个讨论会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与湖南文联联合举办，在9月17日开幕那天也不免热闹一番，下午3时的开幕典礼中，湖南省的省委领导与首长们都来了。听众席上一、二百人都是本省各地文艺界人士。在电视台强烈摄影灯光的照耀下，我们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都热得满头大汗。开幕典礼由湖南省文联的车文仪主持。白发的车先生声音洪亮，处理得颇有头绪。

除了省委们与电影界前辈徐桑楚以外，谢晋、古华与我都讲了话。他们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原作者，是主要人物。插了一个我，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在感情难却之下，我灵机一动，以不久前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所发表的《文艺感染力的宇宙性》为主题，说明文艺作品不应有国际界限，而要相互交流。

我说人类的生活经验在基本上是类似的，都有喜、怒、哀、乐的感情，相异处是在程度上与语言上的不同造成了对文艺欣赏口味的不同。因此，我们在向外国介绍文艺作品时，所要注意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个口味不同的问题。像吃馆子一样，有些外国人已学得了喜吃湖南辣菜的习惯，而我们的责任是要知道，如何诱导他们来理解欣赏真正的中国风味。这次讨论会的一部分目的就是希望将《芙蓉镇》改编为一部也可吸引国际观众的影片。

我在宾馆安顿了的第一个晚上(9月16日)，古华